

文物
掠影

1992年1月4日,“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唐弢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这位慈祥的老人一生嗜书如命,家里摆满了他收藏的4万多册珍贵藏书,这里面有着大量抗战时期的孤本、初版本和作家签名本,每一本都可以被当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活化石”。唐弢先生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笔名风子、晦庵,是我国著名的作家、鲁迅研究家和文学史家。早年,唐弢因家庭贫困和父亲的离世而无奈辍学,后考入上海邮局参与工作,进入工作的唐弢并没有放弃读书,反而频繁申请晚班,为白天的读书和写作腾出时间,也因此成就了自己的一番天地。从业余创作者到成为专业作者,唐弢阅读了大量的图书,从一开始的“深居”图书馆,到后来的广泛收集各类图书,唐弢为我国图书资料和古籍善本的保存和收藏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唐弢先生离世后,他的家人为更好地保护这些藏书,决定将它们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帮助。

时间回溯到抗战时期的上海,当时正值壮年的郑振铎先生不断地奔走在硝烟弥漫的街巷中,频繁出入旧书店与废纸回收站间,争分夺秒地抢救和购买当时正在因战火而流失的重要书籍文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爱国期刊出版极其困难,大量珍贵书籍与文档甚至流向了国外。为了守护民族文化火种,郑振铎节衣缩食,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包括现代文学作品、期刊及典籍在内的各类文献版本,以求能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珍贵史料。当时任职于上海邮局的唐弢先生,作为郑振铎的朋友,虽未直接参与其主持的大规模古籍抢救工程,但始终尽心尽力地协助寄送部分书籍和联络信函,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为文化抢救事业奔走。此后的战争期间,唐弢先生辗转于国内各地,目睹了战争对文化与人民的摧残,深受触动,因此开始更系统、更积极地投身于文献搜集和保护工作。也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唐弢先生收藏了一套小开本的刊物,它是抗战初期茅盾、巴金等人所创办的《呐喊》及其更名后的《烽火》。这是一份凝结了一代文人的斗争精神的刊物,也是一份见证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有力证据。

2024年底,历经战火洗礼的《呐喊》和《烽火》单行本因为其稀缺性、良好的保存现状和它们所承载的深重历史与文化价值被正式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这套刊物的发行并不顺利,从最初的发行、被扣押、改名到停刊,这套期刊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其中更是记录了大量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危亡时刻以笔为枪的英姿。如今,它们作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文物,不仅受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特别保护与研究,也在一次次公开展览和学术研究成果中发挥着重要的爱国教育意义,激励着后世铭记沉痛历史,传承文脉精神。

在战火中诞生

《烽火》原名《呐喊》,是我国抗战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期刊之一,它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凝聚着文化界的集体共识,也汇聚了众多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与民族解放的深切关怀与强烈呼声。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爆发,日本海军陆战队公然进犯我国上海闸北等地区,猛烈的炮火彻底撕碎了上海的宁静,把城市搅动得动荡不安,在这场战役中,我国守军虽然顽强反抗,但仍然无法抵挡日军先进的机械化部队,最终惨败。上海陷入了战争的火海,百姓的生活和文化事业都遭受了战争的摧残,人民的哭喊淹没在枪炮的嘶吼声中,上海城陷入了绝望。而正是在这种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希望渺茫的背景下,一批爱国文人意识到,枪炮能够摧毁城市,却不能毁灭民族的精神,因此他们毅然决然地放下手中的个人创作,投身到更具现实意义的文化抗战行动中。其中,茅盾拒绝了朋友劝解迁居后方的建议,巴金也暂停了《激流三部曲》中《春》的写作,他们携手其他同仁,一同在废墟中策划推出了《烽火》的最初版本——《呐喊》,以此响应时代召唤。

1937年8月22日,《呐喊》在茅盾、巴金等人的努力以及“四社”联合的支持之下正式创刊,茅盾担任主编,负责内容策划与文稿审定,巴金则出任发行人,主持出版工作与后勤事务。所谓“四社”,是指当时的四大知名文学社团,其中包括:郑振铎所主持的“文学社”,黎烈文领导的“中流社”,巴金与靳以共同负责的“文季社”,以及黄源主办的“译文社”。这四家文学类社团不仅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还各自拥有多年的出版经验及稳定的读者群体。得益于“四社”的合作,《呐喊》在创刊之初就获得了宝贵的作者资源、读者市场及运作经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呐喊》这一新生的抗战刊物在初创阶段就拥有了较强的文化凝聚力与社会影响力。

《呐喊》集结了各种风格的文学艺术家,用通讯、小说、诗歌、杂文、报告文学、漫画等多样的文学与艺术形式,传达了抗日救国的紧迫呼声,弘扬了永不服输的民族气节,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意志。然而,《呐喊》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日军的不断施压,上海租界当局被迫要求工部局扣留了仅出版两期的《呐喊》。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刚刚萌发枝芽的《呐喊》面临着夭折的风

烽火不灭,文脉永存

□ 秦雨軒



《烽火》创刊号

號刊創

戰神在歎氣

所謂日本空軍的威力

我所愛的是氾濫了。錯,我曾經著那是一片我們整個土地中的一片。我想,終於有那麼一天,我們會走

回去,拿我的血,去掩埋死者骨骸。

昨天下午日本飛機在南站擗了八個炸彈。死傷的人

一共有六七之多。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當時染紅泥土

的腥血灑在洗刷乾淨,然而日本軍的暴行,却是他們的任

何巧妙的代理人所不能掩飾的。難聽的屍體自然而然

能復活來。我們訴說慘劇發生的經過,但是他們的

血會

染在日本歷史書上,寫成日本軍最可恥的一頁。

日本軍要世界人士相信他的威力,但是南站的轟

炸究竟要了什麼?南站並不被毀,不但沒有軍事設備

遭防空設備也沒有。擁擠在南站的全都是候車廳亂跳的兵民,

而且其中大部分還是婦女和小孩。那裏並沒有

對於這些危險的地方和毫無防禦的避難人民,日本

飛機在南站不中用的小子,你往日怎樣在我面前誇了

大口來的?

「你就是說過要滅亡你的世界只要二十四小時,你

不是又說要滅你的空軍一出動就可以炸平了你敵人的

重要都市?你就是又說過要滅你的敵軍東亞第一,橫行無阻?

「媽的,你來你只會嚇一些些骨頭的『恐日病者』,

你一向只懂得要滅原來你那些空氣只能對沒有高射炮的

機槍的?

「你一向狂吹,瞧不起你敵邦的抵抗力,可是這次你

該撞到你頭兒,聽你這老是把敵軍和敵將的前呼後

居,你就是會發費彈藥。人家的飛機還真不是還遠

的,你就為你遠放的還遠似似,叫人最心就是壞了肚子。

宜,現在你還洋洋得意叫自己拆穿,你說不我還不信你敢

朝北放一個屁。

動不是?

「你拆穿了多大,大膽壞化了多少,可你佔了便宜沒

有?你拆穿了多大,大膽壞化了多少,可你佔了便宜沒

有?